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九

嶺外稿下

林子詩序

銘

余識林子六長自南海始。余方以北都蒿灰歸爲同郡之奸仇所陷。遠遊南海。南海令姚有僕以張芷園之言服其苦節。與林子言之。故三人者相朝夕也。今忽忽七年矣。余與林子幸覩中興。而中間間阻。各歷苦難。余又于沅靖經<sub>一</sub>毒。匿髮于苗崗。踰年。乃得重解。后灘江。候留守相國之庇。吟咏強飲。握手太息。而有僕先以監處軍歿難。其于至今困頓於時。家人細弱。復陷異

池嗟乎。余是以序林子之詩而重怍怍也。林子素忼慨嫉邪扶正諷已。然諾向遊吳中。與虞山論合。嘗爲鄒忠介公哀刻疏集。林子其人。固不必以詩傳。然今讀其詩。識量風度。亦往往概見。中興嘉興。公卿頗易。林子事留守至久。今第一舊門人中。獨能長守儀節。此其風度何如耶。桂林唱和集中。林子之詩日益高遠。余勸其編年紀之。日林子書來。欲來平西。旦夕有僕之子以式亦當西來。又可以相對石上。擊如意矣。

壽晉開府序

今天下中興。願有西粵。維時。緜按粵。以撫粵者。則我魯公。孺發也。公以撫粵時。聞訃。難方熾。不敢以避。及五羊。反正。車駕蹕。端乃敢抗章哀請。今年之春。諸將佐欲爲屏。以壽公公。咽息以辭。嗣因兵退。內地攘攘。公又不敢以謝事。安處山谷也。謂停主客。經營候代。歷盛夏。踰凜秋。西粵屹然。而衛永遂復。中原響應。諸將佐請申今春之請。公猶然辭。諸將佐乃入山。乞言于余。以爲且夕。北還舊京。將以此文懸公之堂。且公之服將闋矣。余是以知壽公而公可以不辭也。昔袁中書以國家有事。墨綬出任。事平之後。乃請終服。綱目是之著。以特書。溫始安以絕裾而來。

阻亂不得奔喪。以三司八坐之議終受散騎侍郎之命。今公哀  
請之疏前後且十一上矣。况巖疆之重任。三年中之孔棘。非散  
騎之比乎。余與公同生江北。又同社自下。同爲諸生時久。已知  
君之持已守正。引義抗懷。誠報國之器也。今幸同在天末。親遇  
中興。公立功效。忠三年中從循吏拔御史。授旌節。余雖未一日  
入班行。然知公者莫如余。惟余可以言。惟公可以受之。公何辭  
焉。改元之會。聞公令夫夷。治行殊異。朝廷擢爲侍御史。公不之  
知也。及天子幸全陽。公乃從零陵入班分道。是時劉承胤以迎  
駕爲名。岌岌然有岐華之劫矣。薰灼之下。小蛇大附。慮無不出  
其門者。公則斷斷然不可。今觀與揚總憲壽。何其介也。粵西正

急公慨然以直指行。行遂從外寇內暴時。支持多難。左右咸留  
守之功。固亦直指之功也。丁亥之冬。東西并恐。國勢重沓。公獨  
當東一面。卽馳昭平。僞鎮僞令。傳牌已至。非纜水平。姜木格之  
捷。桂林豈得安坐。計出嚴關耶。募間合義。自春迄夏。開建三矢  
一而三復之。躬率大師抵梧。夜猶對壘。而反正之信適至。此其功  
豈在恢拓下乎。梧陽兵燹之餘。益以饑饉。室廬灰燼。士女仳僂。  
餓殍載道。公給籩舍。鬻行椽。寬肩鑰。任人出入。捐粟賑荒。禁兵  
洶擾。疏通商賈。往來將帥所在。暴橫然。戒兵士從二十里外徑  
過。不敢入城市一步。取民一木一艸。何以致此。填梧七月。民不  
知兵。室家安堵。咸曰不意當吾世。猶見太平之日也。及返填桂

林。梧州失煙火矣。野行聞哭聲矣。經過客兵。殺牢不堪。小民思撫楮中丞。無不雨泣者。撫楮之功。又曷可沒哉。劉琨荀藩之在北。自承制設守令。李晟鄭畋之在渭橋鳳翔。亦假官吏分供。邇來成教習矣。委署所至。剝民取償。往往不免。公獨不行。此皆公生平持已之素。非矯情也。數十年間。方內正人。以我江北爲宗。公久從金天樞先生。聞人倫是非甚悉。故自砥益嚴。引義尤篤。當南都鬼域障天。公獨爲苦節之士。冒忌抗言。入圍扉護視。周仲馭雷介公。道路爲之嚙舌。嗟乎。此豈委蛇取權而又自飾名高者比乎。方今神州歸命。天祚國家。赫聲濯靈。大振于我江北。卽日從六師還故鄉。重拜廡貌之後。掃墓而祭。復過全椒。見金

元生公可以不愧江北矣。效忠而功成，豈非大孝乎哉。凡余所  
言，亦祝公不愧公之生平。祝公不愧吾江北而已矣。至若丹青  
台鼎之詞，曾何足以壽我孺發也。

祭瞿相國夫人誄詞 并序

嗚呼六人事我師相凡四十有一年。老當國難。倚隕危疆。重立社稷。抗克圖。歷暴亂且五年。以鍾山之靈。南都義振。旦夕六師。迭故鄉。而夫人先此卽世。此我師相憂勞中。滯圖。諸門下。士與事治喪。不能不重爲之於邑也。夫人自爲瞿氏婦。以至爲夫人。躬行孝敬。治家勤儉。其懿行自里門述之。雖更僕未可終。節乃者粵西日傳。夫人丈夫也。豈特世祿之家相萬哉。計圖。留守桂林。歷刀兵之阨。不幾幾乎。自丁亥迄今。圖。薄非一矣。兵亂又非一矣。畱守殉國之志。自其素學。故能處之不驚。夫人固可以先請也。然歿之之義。每亂益堅。以爲吾事夫。猶臣事君。生



則同生或則同歿而已。國烽每至，舉城無不空者。夫人曰：或即  
以此身避爲設靖，變而見血衣，則一勸路地，遊騎已入城巷，舉  
家自若，變起倉卒。徐商內外倉庫匱乏，悉捐膏珥，謂此非大文  
夫乎哉！豈非天生大忠臣而卽生此大丈夫爲之配乎？嗟乎！虞  
山之罹劄，爲方內望。夫人以名門女，適大君子，席兩氏累代綬  
綬，傳詩書禮義之澤，相夫至美髮，子若孫皆爭達名稱，躬受中  
興宰相夫人翟第之命。人世所歌，俾爾單厚者，非耶？夫人故貴  
居無與比。夫人故可以明明怡然受享矣。然終身荆布，率先操  
作，免蕘溘澁，恒自治具，未嘗一時安逸。侈封廡，享一日之繁華  
也。我師相素愛才好士，座中常滿，每客至商榷，不問蚤暮，陳酒

意羞青紫。未嘗煩咄嗟焉。將茶拈拮。益體夫子之憂國而憂之。  
定誠哉。與以夙勤事者矣。今夫人之孫。萬里蹈海。馳冒鋒刃。適  
與喪會。蓋其感哉。乙酉之秋。師相以秉鉞抗節。爲逆靖紮困。夫  
人率數十口。轉側江渚。賴聖母多方護之。幸脫危阨。比聞發喪。  
皇太后能不減膳垂悲乎。聖天子視師相。猶尚父股肱。日且遣  
使致祭。慰言。去人之靈。輒作隨黃鉞。扈從。卽返舊京。虞祖于先。  
隴。臯復于寢室。又何憾焉。請門下士。敢先藉白茅。而爲之諫。其

詞曰

皇佑元忠。誕生元配。奕葉文英。俱天贈佩。鞏訓維溫。秉心維正。  
瞻唯則節。效懇迺性。下禱執筭。申之以敬。不違事姓。幾帕悔愆。

趨機以礪。投畚以舞。采衣成名。象賢繩武。牽絲文水。輔以清廉。  
投畚乃悅。曳布勝初。治行入最。代視晨昏。徂賚孝婦。德不可諉。  
先帝誅璫。召入掖垣。獻替區沒。勸其直言。黨禍歸野。守此筮殮。  
里中厥厥。匪我思存。已而調詆。遽致于理。善人在患。天鑒臧否。  
情能挺洞。人情可歎。獨持門戶。悉索多端。解網歸來。汲井水寒。  
揣爲陶濯。終焉盤桓。教子一經。獲登賢書。旣對目前。言念先姑。  
虞山之麓。卜築東臬。采采蘋藻。以祀以遊。詎云天步。三七爲期。  
江東賓禮。蹙爾倭遲。出當昏椽。罔兩障天。外任荒徼。南都倏然。  
嗚呼夫人。哲乘幾先。夙則同穴。扶老舟旋。甫建雙旌。靖孽爰熾。  
中丞抗難。遂被楚繫。夫人慟仆。憤不欲生。幸依聖后。闔門以寧。

赤伏告符。東廂建策。鬻與屢遷。西都光宅。岌岌桂林。以托老臣。  
登陴擗歎。紛哉圖塵。誰非明哲。出此城闔。聞惟畱守。與其夫人。  
昔聞傳燹。呼字別成。李愬在雒。遣室潛行。猶有稚子。汝其經營。  
夫人太息。仰天一聲。歾則同歾。副君忠貞。竭力守禦。曷恤此情。  
迴罄其裝。迴掉其囊。惟綠惟鈿。彼篋彼箱。苟可饗士。手燻壺漿。  
苟可以甲。夜縫鐵裳。棄子勉身。傾貴與昶。名媛烈識。侔古無兩。  
將士感勵。奮力樹功。卒免腥羶。曾護紫宮。歷此三年。寇亂非一。  
明知復讐。忍苦綏輯。忠臣烈婦。聽之有昊。寧溘無怨。剡剡奚告。  
所衝蕩平。借旋故鄉。詎謂一朝。長逝茫茫。使我師相。哽咽徵墨。  
念國勞瘁。增此阱側。灘江湯湯。連紉惟室。軍事旁午。具稱莫將。

合營浪浪四時 初獲門下諸士捲袂在旁天使孝孫踰海會喪  
御祭來瀉曲賦 奏腸隆以殊恩爛昭未決靈其懇懇來格來臻

壽畱守聖相國六十序

今皇帝中興改元三年。而先生以首輔畱守桂林者卽三年。三年中。前後抗○更歷它暴。社稷阽危。以畱守而安。迄今各路再定。醜○隊竄舊都。且告復矣。八月上澣。適當先生壽晉六袞。賓佐在專。踴躍於門下。以相國功在社稷。自勒景鐘。顧謀先奉觴爲國家壽。而徵文于小子。智智固先生同鄉同年子也。又與老父同朝。同道相砥。智弱冠雅游。卽走常熟。奉教于東臬。比來天末。携持等骨月矣。雖禱昧不敏。無所于辭。敬從平西山中。作歌序之。方將濡州。不勝感集。先西望而拜曰。嗟乎。天代生二三大君子。爲天下係治亂。詎意國祚中微。神州板板。忠良及薨。多半

淪亾而獨留此一大君子于嶺表位中興黃髮正冠扶六十之  
杖指揮軍國寧豈非生民大慶乎天下從此治矣私計吾道大  
君子如劉念臺鄭玄嶽諸先生立朝不滿數十日爲邪黨所沮  
未嘗大用史道隣先生之在南都也驅繫之江北黃石齋先生  
之在閩也併之于湖東今天子舉國聽先生辭列五等中外倚  
望此吾道之盛遇前此豈有比哉曩者諸君子但喜分別流品  
恥言經濟守已峻隘不能集衆收材若論舉成功亦寔不能及  
今日之留守相國也嗟乎人皆知天下茶毒而桂林一隅獨不  
被腥羶此乃留守之功不知此一隅乃天下也功在一隅功在  
天下矣武攸之逆助賣國自非桂林以何爲信都靈武乎却兵

逼駕踰邕之後，自非桂林，何從集諸將而恢全出楚乎。圖圖長  
驅而南，從未一戰，惟自粵西敗回耳。卽五羊反正以來，鑿與爲  
所迎矣。矯稱謄出，遠益惛疑。自非桂林，何所係楚蜀滇黔之望  
乎。試姑再思之。丁亥之春，倉皇幸楚，先生留之不得，泣疏爭之  
不得，乃請身自留守。此留守之始事也。是時國自東上，昭潭省  
會逃奔，虛無人迹。天子在全陽，念首輔甚，馳驛書召還。縣縣不  
卽脫險地，而留守堅誓與圖角拒。比急時，圖奮臂上，留守坐文  
昌門府，調算自如也。甫圖退，而又有劉兵之亂。劉兵走而圖咨  
三，徒以天義感激，兵將必命，禦截追伏，無日不戰。戰此半年間，  
捐橐措饒，悉夫人之簪縑充之矣。旣復平樂，方爭梧州，而驚聞



蒙塵。且入柝象。再四爭蹕桂林。合防楚敵。未幾而鄰兵潰入矣。明知必劫駕。明知必有洶擄之毒。突棉悅之。故有免者。畱守仍侃侃爭戰守。以爲爲國受慘。所不辭也。赤手驚痛之頃。猶手招諸勳鎮。灑血誓師。成中興第一戰功。從此各路。景起響應。蠟表至自中原。繇此言之。功不在天下也哉。卽乃者何督師以輕身失揀。湖南私卻。轉以讓賊。全永兵退。訛言匈匈。桂林一日。信八九異。流人饑饉。盡室浮家。獨畱守怡然。神色不變。日惟調劑主客。倍任憂勞。卒保無事。而楚中旋可踵復。若如世人便計。則前者端官敦趣。新至再三。尋封文淵印。以請。何故苦辭政事堂之權。而不一整釋。歲疆。選甯觀望。乎直念許身國家矣。今未能銷

車外且警至。盡萃之義。刻骨至孰。此所以當事變而氣定也。聞  
之曰。忠能生身。志定若愚。信哉。御賜銀章曰。精忠貫日。然往嘗  
其人書。緘識其篆曰。愚不可及。是素志也。是誠不可及矣。間讀  
留守兩年奏。州數百十篇。論事慷慨直切無隱。忠懇反覆。使人  
潸潸。所斥強扈之失。所駁頒行之舛。皆在一年前。絕非後來啜  
汁展意者比。惜國家猶未能盡行先生之言也。嗟乎。先生之忠  
固見于留守。尤見于留守之所言。條奏執爭。囊封露板。世不能  
悉。類求詞頭。或微隱之。動稱其元老擁戴之功。夫擁戴豈忠臣  
所修聞耶。臨桂世伯之券。璽書屢下。而發憤回讓。誠以風耳。然  
天下賴先生者。以今皇帝神祖之孫也。天興告崇。州野以莫親

於桂藩。謂安仁讓之。漂泊蒼梧。聞兩膺綈翼。舊粵撫之護視至矣。而初撫粵時。卽值靖江舉事。使梁曠不戮。竟陵之邀使。李希言不詰。永王之擅引兵。尚可言耶。彼固怒中丞之先事論軍衛以大義也。已又怒中丞之檄帥調狼以禦變也。擢而上訴。困之邸中。先生正色無所撓。彼將甘心。尚欲挾之。未有以害。蓋已密致閫將圍城矣。獲逆之日。市肆不易。黨與悉縛。閭巷無一人寃者。中丞輯變之功大矣哉。變已定而東人至。攘而上之。故獨傳中丞之節。而中丞之功遂隱不言。此又愚不可及之一矣。憶從端江。嘗獵纓曰。天下亂有其本。本在逆案巨奸。用身程以苛刻。河邑排殺善類。內以羸繫左右。外以薰轅天下。十七年陰行逆。

素之道而國亾矣。先生固壯有慨。不合不能忍見。一生益擊爲此也。以廉吏入給諫。承先帝誅璫。奸人方合算。圖中立。非主公論罪容定乎。及陰行其道者。柄用。周密事叢。犯之者禍。卒不解。先生曰。亂本始此矣。直糾疏三四上。遂以他中削籍。彼其黨未厭也。後文致之。逮入西曹。幸賴聖明。廬得生還。方抗疏。寧不知黨禍耶。愚忠惟知爭國是。分不避耳。江東初立。或云求舊。先生知黨禍。又將烈矣。因其遠我而遠引遐方。今從此地建中興之基。豈非天祐忠臣乎哉。先生以文懿公之風。醞藉兩世。組織之下。篤志詩書。雖在稠濁。常不釋卷。數經兵火。輒復購求。較譬刪拾之。性特愛才好士。如恐不及。客過伏波者。無不得承顏盤膳。

暗後享燔炙焉。趨朝者求示朱紫。忤時者依此蟬蛻。流寓之士。自遠輻輳。視此方吏無錮項。野無白著。農桑數畜。猶祝汚邪。殆劉弘傳贊所謂沸海恬波者與。先生晚更強健。贍給周浹。每黎明起。祭章報答。接見將吏。畧治程品。會賓客與談讌。日所行事。必手條錄之。人姓名書往來。舉其年月。默識如流。自去秋今春。鈴閣之暇。時乘輿登臨虞山。諸勝。麾置導從。散屣郊野。載酒招集。揮麈嘯歌。覽桂林唱和集。能不想見歎之乎。智考郭忠武王收復兩京。裴文忠公自東都留守。復同平章事。年皆六十。兼資文武。願以誦薦。然汾陽不能義格神策。晉公不能獎直劉蕡。而先生遇大刑賞。昌言補救。諫官得罪。必爲之伸吐。苟非早疵而

前、城、趨、而、言、者、時、時、引、領、西、望、焉、仲、公、理、歎、蔚、蔚、曾、置、崔、亭、伯、  
憂、紛、纒、塞、路、要、以、清、議、有、在、卽、人、心、可、以、不、亾、此、固、先、生、天、性、  
正、直、爲、吾、道、揚、耆、耳、日、長、君、伯、申、使、其、子、浮、海、來、省、必、知、故、鄉、  
義、旗、近、耗、而、割、國、疏、已、至、行、在、且、夕、首、輔、督、六、師、合、軍、江、淮、拜、  
廟、貌、還、故、鄉、朝、廷、喜、北、道、主、人、同、年、老、友、供、張、享、至、而、小、子、從、  
伯、申、雁、行、前、伏、膝、下、奉、觴、爲、壽、斯、誠、吾、道、君、子、千、古、嘉、談、矣、又、  
竊、羨、先、生、蚤、得、一、奔、越、萬、里、之、孫、煦、嗅、嘗、騰、言、念、孝、思、以、慰、忠、  
懷、可、不、爲、先、進、一、觴、乎、勿、近、以、舉、家、興、感、也、請、先、爲、上、壽、諸、子、  
作、奉、觴、之、歌、以、志、後、慶、歌、曰、

登、虞、山、兮、望、虞、山、陽、顛、顛、今、龍、江、關、率、王、師、今、拜、神、烈、報、故、舊、

兮今年還稽首兮君恩扶老兮有孫檄雷雲兮答梓莛楨榦兮  
盈門湛湛兮離水采采兮蘭芷將遙酒兮多士誰作歌兮猶子  
馳馬上兮晉詩書食邑本土兮傳海虞天子萬年兮赫明明建  
南宮兮圖丹青。

和州王浪翰傳

王君良翰字仰周。和州人。崇禎乙亥之春。和州爲獻賊所破。王君罵賊死。死事中。君與州守黎公爲並烈矣。余時僦居南都。聞和州之事。詳。魯孺發故。嘗言王君生平。君蓋長者。少以孝聞。行甚。救備。又非妮妮者流。居里門。引義然諾。不旣信。士之穿決攻。苦食。啖。皆取賴焉。和之士。不必旬貸。以有王君之好施也。教家嚴正。子弟無敢不劬劬者。年五十。爲鄉耆賓。自州侯往往式其門。閭嘗曰。吾儕有數。晦負郭。足以飭。務。有先人之敏。廬。足以庇風雨。扶杖稱老。以義自處。固人生之至樂矣。其訓人如教家。然當賊。劫。午。大江以北。中都之寢。廡。且以東。莒。沿江城邑。以慮。囚。



何謀渡江。王君慨然曰。士守墳墓。從長吏。有急者。子弟爲父母  
效。此士捍禦。痛以何爲。不幸而死。死義。人何能不死乎。一時翕  
然。遂倡守具。嗟乎。承平久矣。一旦搶攘。民不知兵。州守故賢者。  
獨仰天曰。死耳。城始閉。賊蟻附。一日而破。破之日。黎公闔門自  
到。王君則爲賊得。罵賊不止。賊刃下。先其鼻。血流溢吻。飲以噴  
舌。聲愈厲。王君之子用賓。以身衛父。賊斫之十數創。以爲死。且  
急淘掠。貪它鈔取。故置之。用賓得少蘇。而王君竟死。此固其  
平以義自處之志也。王君之妻魯氏。先王君死。其諸子方爲賊  
驅。子頰四人。與其女。同時死。死于一室。賊火夜發。四周然盡。而  
此一室存。五尸如生。猶有二小口。雖餓不能言。然夜隨其母尸。

臥蓋其異哉。黎州守名弘基，岳州人。狀元黎淳之後。史臣曰：賊初橫江北，獨和城破，殺傷最慘。然士女死義比比。全無城不破矣。安所可望和之士女乎哉。嘗孺發以其宗族及本州之死義者請於朝，皆蒙褒卹。又遺書余平西山，爲其同里王生用聘用。極爲其父作傳。又余嘗聞之者，于是乎書。

劉大司馬傳畧

言已丑隱平西山中。因畱守所嘗最近年事。爲之藥括。虔州之

難楊棧部

送

郭雲棧

元

姚有僕

奇

龔建木

蔡

黎美周

球同夙最烈。此後吉安山中之幟先後俱盡。如劉須彌司馬。其

一也。適吉安諸生劉大樸。從安福轉桂東。入營道。來言西江事。

因畧記之。劉公諱士楨。萬安人。中萬曆壬戌進士。通籍二十餘

年。秉豫章之學。方梗任質。不求媮合。歷侍御。藩臬。浙黔。閩。楚。粵。

凡七省。所至先難任事。事不能憶其詳。當崇禎癸未。簡命南京

兆。以控辭。陳悉及朝端之要。總憲茂明李公常舉之。余所知也。

受事及期。而甲申變矣。公分一歎。與姜張詩公議恢復諸策。時

儉安半壁者。不過定鼎一語。徽旌戴起。殊異耳。畫清溪爲鴻溝。豈不誠如卞彬所歎哉。公侃侃曰。今日上下。惟有背檐瀝膽。誓清中原。滅而後食。鞠躬盡瘁。義節爲大。彼都人士。皆能言之。言之非難。而新亭藉卉。竟無言者。是以知忠貞之言。與咽俱蓋天性也。由通政領工部尚書。時阮馬障天。羅織善類。公孤危在朝。猶施救護。禍將及矣。以無所得中。僅而獲免。忽忽有劫駕棄城之計。公星馳扈蹕。破竹之勢。土崩瓦解。昏祿之毒。道路指之一年矣。可奈何。歸至西江。與楊郭諸公歃血。大建旗鼓。羽檄滇廣。各路雄師數萬。假天之威。每戰輒克。值八閩立天興府。起公大司馬。勅諭聯絡江楚。吉顛二郡漸開。未幾而萬督喪師。竟以決

裂天顧有狂。端州告柴。召公大司馬。并大司寇。屢奉溫綸卷卷。勅屬湖南首事。義無所顧。變產破家。號集虎落。旅距且有年矣。已五七月。大被圍困。公之子肇謙被繫。圍迫廷幸。懸其弟肇願。憤哭不屈。箭劔而歿。公乃冠帶東向拜。呼神烈山諸陵。在天之靈。引罪自責。刺血繕疏一通。作絕命詞一首。急馳書撫州。揭公勉以國事。瞋目怒眦。數日不食。以畢此命。大樸曰。畢命之日。可謂從容矣。野史氏曰。今日無往不歿。歿惟恐不得其歿所。至於能用其歿而不歿者。豈非天乎。劉公後傳。姜公曰。廣傳公鼎銓。揭公重熙。皆殉節。不得其顛末。竝畧記於此。

大樸後亦歿于曹志建營

不改居默記引

不改居者。余流離南楚西粵所作之行鄣也。兵燹之間。所過籬落。陋巷穿敗。設此鄣之。未堪宗茂深蘇門之圖。聊當扈伯重甌甑之厨而已。既已堅坐不起。苟有蹇殄。長日無事。徭徕雜處。構書爲難。自北變以來。一字都失。時復記父師之誥。半生之一得。豈曰三篋不遺。抑亦元禮督觀省覽之好也。永曆己丑涂。凡愚道人方以智識於平西山中。

與畱守相公借書

伏處平西山又一年矣。有斐旣歸。倚杖隨影。所戀戀者。惟此殘編。時一披對。野人見者。未嘗不環視眈眈。村塾二二里師。其訝更甚。望如退之。當日之區生遠來一語。何可得乎。聞數月亦有軒車策騎而入者。畱之信宿。語不及此。道其懷來。非汲汲于桂林。卽欲向行在者。望以平昔爲之道地。又汲汲行在不暢意者。望爲之道地于桂林也。幸有畱守相公。爲愚道人之父執。可以一行。旣非其本願。卽有所語。塞責而已。向曾求幕下有開敏之士。分一就王隱以屬稿從事。亦征西之雅志也。以此觀之。知必無此不事事之一木石人矣。嗟乎。功名人之所不能漫歿者也。

况今日之易耶。自流徙五六年。五羊之海。灘江之洞。夫夷武攸。以至沅靖之深山窮谷。凡爲愚道人一屬目而接談者。無非明知沸鼎。冀一遊者也。此何足恠。可恠者。愚道人當此時。皇皇求一人同讀書而樂其所樂。知老年伯固已捧腹久矣。今不復望人。惟望架上之書。分其十之三四予之。此日之仲宣。必不向許下一寸。其不負中郎明矣。乙酉在姚有僕署中。所輯史綱。猶出艸艸。老年伯抄本。聞以予客生。客生僕僕魚佩。翱翔金華。何暇閱此。不如見還。若再兩年。巖穴餘光。當有條緒。足供後世。所以望開敏之士者。何何不可知。有非筆所能及者。欲以傳之于將來也。鈴閣森森。何爲及此。迂緩。然知羽扇之間。不妨一笑。



夕可先生讚

幾夕可先生者。杭之西溪人。衛公爲紀其行。謂余護之。當板板之末。伏于表薄。而溷於市廛。西溪以至南北峰。曳杖備與。如籬落間。世之所盛。鼓吹。襍服金襴。以恣者。卽古之逸士。所以振足激天。大雨響至之地也。先生嗜爽。不必其坐照。未嘗非坐照也。嘗出。以黑白子著算勝。要諸技。逢人則延以就地。松下移晷。披襟當風。此豈營營計勝負者乎。有酒必醉。無論其人呼大白屬之。已。發聲無拍。仰天而歌。視肆中與。單外筭。旁若無人。人亦不知其所謂。謂之狂。先生曰。我何在。謂我以夕可在可也。噫。先生其朝有所聞者。與。余自歷世變。轉側九死。倘然曰。道不必聞。

成無不可。恨不卽見先生。一問所聞。得毋莊生之可乎。可。不可。乎。不可者。哉。嗟乎。世人無慮。無如歎何。因而諱歎。先生乃以歎著之。額上以爲號。使呼之於人間。是直以其額爲鐸。而世未有真相可之者。有子曰湘。能文章。爲人峭而遠。每一念至。耿生歎而不顧。真。父可。先生之子也。余故可。衛公而爲之讀。讀曰。我不我可。請我有生。生本不生。復何所聞。天以之慕。地以之席。勳且萬年。莽此朝夕。知可以父。卽可以朝。敖弄塵垠。遊矣逍遙。維伶有鍾。維泉有壺。澆此黃土。舉世嗚呼。可黑可白。可止可行。羅什多事。成龍鳳形。先生之號。驚此終古。霹靂半天。問之無語。愚道人智。題於平西山中。

書莊子後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或曰。皆才之罪也。懲咽廢食乎。鍊其才而善用之。才與不才之間。似之而非也。才全而德不形者。誰乎。歇菴謂才。膽且追逐。何暇從事枯淡之道哉。然安知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有逆施而後獲者。勤之所以息也。莊子生戰國。而全其天。彼時貴人。不盡橫歿。而老歿。牖下者。無算。卽如稷下三千人。亦多善終。何嘗不全天。豈皆聞道耶。所難者。莊子以絕世之才。自知其忍俊不禁。而別路以爲善刀。不犯鋒芒。使人莫爭。不墮暗窳。留其高風。故爲貴耳。魏公子牟之巖穴。難於爲布衣之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故女偶告以聖人之道。無其才而

歲拙反以道爲名。是欺德也。豈足以服才士之心乎。據質而論。才有大小。悟有淺深。究因其所長。各如其分而止。不能禁。亦不能強也。學問深造。變化甚微。是聖人之所倦倦耳。

曾少司馬墓誌銘

余隱平西之二年。虔之二會。以書爲其尊君請誌銘。余自惟通  
籍後。卽辱與韋菴先生交。今以盡瘁終。是何所辭。誌曰。公諱應  
遜。字無擇。本號二濂。慕營道之濂溪也。其號韋菴者。自以天性  
茲急。見事不能忍。常自矯艾。故佩韋焉。然其生平坦直剛毅。任  
猶不畏難。自爲名諸生。至督軍秉中丞節。如故也。公中崇禎庚  
午鄉試。甲戌進士。主西曹事。審決江北。所至稱神明。調艤方郎  
職。方爲中樞邊腹之要領。叢脞而任怨。戊寅己卯之間。岌岌乎  
難哉。先帝時。騎三入內地。喜峰之入。自戊寅冬至己卯夏。乃  
出。其始入也。破昌平。逼畿輔。攻西阜門。公所商畧布置。多出成

算中外賴之。而宣督盧公象昇援至。京城始解。欽躡堯齊臨清。破州縣七十五城。以溽暑而引退。其時尚以此紛紛敘功晉級。公喟然曰。封疆至此。尚貪天乎。已改兵科給事中。痛發其所目擊。上嘗嘉納之。然行之難矣。天下之壞。不壞於加派乎。臨軒策問。欲追聖祖養兵不費民間一錢之良法。公議腹邊二屯法最詳。而部覆不行。滋議加派。從此益紛擾。民不堪命。柄國何人。能辭無策乎。十庫改折。金花織造。一支補卽數千萬。天下既不講求經世之務。大臣又忌諱。不敢深切更新。大率固寵保祿。推諉而已。朝廷方鏡法苛核。宰相逢迎。又藉以鳴言者。言者多被嚴譴。動則日取視。曰沽直。廷且杖矣。公卿廩廩然。公率本鄉以水

災求蠲則得請。因風霾晝暝。上天心。民命疏。剝切聖躬。以軫念。始爲修省。天子爲之動容。覽疏畢。行陛數幣。曰。予一人罪也。諫官自有其道。豈憂九重不霽威哉。庚辰。廣寧報盤嶺之犯。公策其借廣義爲犄角。持久計。欲乘其營未固。遣銳出師。奮所老營。以招至海。鮮水師。牽掣其後。疏上未報。適有高麗國使李舜男見旅順北岸。已駕鮮船。啣尾矣。此皆防邊六要中所預陳者也。未幾。督江粵餉。餉不足額。雖曰民困。實奸胥之梗也。廉得魏銜等立辭之。又除奸役。以淮米。僉發窮里之糶。復官爲起運。民始得甦。當其爲公也。雖親舊無所私。有故人子載米十餘艘。乞放。公念民饑。不忍以私情。錄父母之邦。捐橐。謝之。及歸里。一無營。

惟就西疇爲梅逸公建祠。創立祭田而已。梅逸公。公之高祖也。餉竣復命。遷兵部給事中。是時邊益棘矣。往者各口有款賞。任邊者乾沒之。而虎兇永卜諸酋。日以携貳。今三十六家部落。爲吾守邊者皆掉臂歸矣。東江乃搗穴牽制之一勢也。東夷又公矣。僅僅一山海關。尤泥可封乎。公疏陳固關。必恢松錦。恢松錦。必陰間諸部。爲吾用。今計惟借資馬市。使哈卜德我來歸。松錦可指顧取也。然主者習故習。因循不之省。而泊界嶺。黃崖不守矣。督師范志完。束手無策。遂襲破萊蕪。長清諸城。再逼京師。聖上焦勞。惟倚重首輔視師。遐邇不行。公憤甚。抗疏促之。嗚乎。其罪豈止此時耶。天生相。祿以貪冒爲性。將出。諸帥欲坐



而冒功。督師怯不能戰。知罪大。竭力苞苴。其日圖以多金致首  
輔。買口而出。且勿論矣。時趙公光怵兵追之。亦失利。志完錢神  
所及。遂使罪歸于趙公。公尤憤激。立州功罪大案。疏糾志完悞  
國。爲光怵訟寃。自內閣兵部文武諸臣。無一寬假。首輔百計彌  
縫。公不得。而諸權貴忿阻。轉攻趙公。竟同志完西市。豈不惜哉。  
是時自河陝襄鄧。已大苦寇氛。上每文昭德政。中左召對。憂形  
於色。公言國家病在兵。自兵。民自民。兵日擾民。而民日怨兵。如  
使兵民合一。要當慎選守令。操練以備緩急。無事則擇地畊屯。  
有事則整槩待戰。又言淮揚朝蒲。兗青三處。宜分鎮厄防。以爲  
京師門戶。最委悉中機宜。上嘉允。然竟寢者。宰相無擔當。決斷

之者也。公掌科來一年，疏論盈尺，忤時招忌，錦衣鎮撫賂養性，特疏款列上前，欲構公。上曰：「邊在兵科久，得罪人衆，中豈無讒言，非黨也。」寧已竟釋。公六疏，懷斥，乃許之。過別總憲李公邦華，言及國事，相對嗚邑。次桑乾，遙見寶頂，誠不知叩頭流涕之無從也。抵舍而三月十九之變至矣。哀號幾絕，變產勤王沿路募兵，閭巷之身決。素食公德，往年獻忠破袁吉。公疏設兵駐寧，以曠地課稅供餉。後土寇陳福保竊發寧都，獨聞公義，無不願執挺者。已得南都旨，禁止義師，師遂散。捐金歸有司。此以知南都之政，其亾也忽焉。以東南半壁，正人心以守此，可以晉宋。而爲馬阮昏椽至此，每望神州，痛心嘔血，遂成痰飲之病。乙酉八月。

思文帝天興告柴。起太常寺少卿。相國楊公廷麟。人望也。書勉  
恢復。強病就商之。而公伯子燈。素然諾。已與永寧監軍陳丹等  
有招闔總之謀。闔總大寇也。自崇禎戊辰。蹂江閩。焚剽村里。官  
兵不能制。虔屬邑苦此久矣。公以寇必與國合。爲禍益烈。縱百  
萬豺虎。欲不噬人得乎。國家方急需兵。旣資以禦敵。又消地方  
之蠶。是一舉而內外憂。莫便於此。相國喜贊。卽遣燈拜疏。行在  
召對。擢兵戶主事。督催丹所募。敕相國同公悉心招撫。勅甫至。  
陳丹已先令羅縵魏勳往諭之。公直強病。與守道彭公期生。入  
其營。語之曰。爾輩受祖宗三百年水土之恩。不能操甲冑以捍  
關。顧哨聚以糜爛鄉井。罪豈容誅。今皇上俞允招撫之請。思至

厚。正更新立功贖罪之日。勉哉爲中興功臣。于是首禁焚殺。濫掠。以軍律稍整。戢之時。衆新撫。所請或不允。輒瞋揚眉。公以情法馭之。尤費調劑。自古招徠。必先自成勁旅。故指臂使之。今事出倉卒。袖手起田里。所以能服之者。至誠與大義也。相國調援湖東。移營黃金高樓。候餉未發。而土民以撫衆故。寇也。頗懷猜懼。公欲呼其父老與語。釋其疑。會有大桀煽動爲亂。土民益疑莫敢前。已遂噪公舍中。爲之一空。撫衆欲爲報復。嚮集城下。公命次子燦急走止之。遮道哭拜。諸將爲之感泣。乃不俟給餉。卽日拔營渡河而去。三月升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日賜手勅督湖廣師。命所撫爲龍武新營。以寵異之。五月吉破。圍

虔虔督萬公元吉。求援于相國。相國率標兵南下。燈亦督陳丹  
兵至虔。一戰而潰。公愴然以虔爲閩越咽喉。一不守。天下大執  
本矣。吾龍武一旅。分當緩湖東。先援虔。時燦亦受職方監本營  
軍。公呼燦曰。吾父子受國重恩。今不報。其尚何待。爾速起軍救  
我。吾雖病歿。無容辭。燦泣求諸將。或不應。更以餉爲辭。公計窮  
乞。旬得二百金。分給之。曰。此何足餉。示投醪而已。諸將乃大感  
奮。竝辭二百金不受。十二月。冒酷暑。數萬人徒行二百餘里。無  
愆色。抵雩。相國喜。燦兼至。而前軍抵贛。敗還。公怒。欲親督戰。會  
萬公貽書以圖退息口。止援師薄城。而公愈憤。病愈劇矣。劇甚  
。燦何忍視其父。委此無益。昇公依山營。遂解散。當其時。買勇者

渠率也。餘十年思歸農矣。又里民舊嫌未釋。故相伎讎。王者又  
病欲無散得乎。逾兩月。公少蘇。聞汀贛之變。伏枕嘆曰。嗟乎。吾  
欲無龍武爲國殺賊。不幸衆散歸籍。雖十萬盜賊已爲良民。虔  
南閩越無剝膚患。亦十世之利。然非吾之始志也。今若此。吾生  
不如死。遂椎心垢面。頓亢絕食。太夫人勞之曰。吾尚在也。復勉  
遷延。五閱月。語燦曰。吾終死已矣。國譬不能報。少孤又不能終  
養吾母。死且有憾。遂暈眩不能言。卒。以此死。死且曰。吾忠孝未  
盡。死勿旌我。嗟乎。孔北海之志大矣。終以書生無成師藉手。徒  
爾意氣感激。是以不得遂志。然士君子處此無畏難。選孺者。况  
公素剛毅任事者乎。人安往不死。死此盡瘁之心。君子之所講

也古何人無憾哉。公生萬曆辛丑四月十一日午時。歿永曆丁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寅時。娶溫氏封安人。側室楊氏子六人。傳燈燦焯煜燿。女四人。孫四人。倣倣倬倫。女孫一人。伯子傳燈。次子傳燦。已詳前序。皆引義忼慷。能文章。以亂故。改壘公萬斛里第一橋。是用銘之。銘曰。芒芒古人。皦皦此義。不惟其功。當論其志。家濂溪左。天生毅毅。必於儒者。歿生從事。正笏立朝。爲直言士。康回殄國。抗章無忌。辰告訐謨。表左歷試。空承允歎。奉行號散。知亂瘼憂。悼天其墜。倏焉南北。淪胥以棄。倡義禁止。捐金儲峙。周吧賀循。躬畊以佚。天興奮興。病中踴企。招挾艸澤。棘於布置。彼蒼用餒。惟有盡瘁。士雅塲主。親容比飲。希馮本土。虺蜴

容易傷哉今日。是何時執不狄南奔。粵有餘地。平原道嶽。退亦無罪。烈烈髮指。仰天直視。寧瀝此血。喋喋吐氣。儒生命矣。天子良嗣。克成前烈。以待碑記。



祭鹿公叔祖文

嗚呼公之同我南奔也。其親見我之封刀。愚血耶。其憐我之命  
靡耶。其憐我之才。當以窮益工耶。請我累世統袴子。能衣敝履  
矣。犯霜露。啖粗糲。重趼千里。此非人所及。又遭不世之難。磨不  
世之險。反被不世之寬。而逆旅饑寒之間。毫無愁容。嘗云以曠  
達行其謹介。今脫畧生歿。超然得失。真有老莊之風。念與求隱  
老。以歌詩。其願同也。故南都之赫炫。白版公慨歿而棄之。已延  
汀之印歎。燿燦知交。無不流連者。公斲斲贊余之遠逝焉。鹿公  
其材。何往而不可官。自隱白沙之耕。寔無意也。端州造會。人求  
公不可得。用公不可得。始歎此公真鹿門之志矣。今虞山乃以

職方相重。固已重公之所輕。而公不及受。豈非公厭此塵世哉。嗟乎。余之悲也。約隱定隱。隱竟分背。復來尋公。公竟長逝。值此叢穢。人生如寄。曠然遠覽。塵土富貴。酒以埋憂。詩以對臆。生旣逍遙。歎何屑涕。道風念舊。是不可以不誌。乃遣倅至西寧之鄉。爲公立碑而祭之。歌曰。靈乘雲兮鴻鵠與飛。不見兵燹兮山川是菲。極目滄桑兮。故鄉可歸。可以不歸。

鹿公小司馬墓誌銘

職方主政鹿公方公。余族叔祖也。同余患難來嶺南。計買田西寧爲隱計。公先入居。余以倉卒走楚。復以戊子冬入桂林。踰年知公卽世。遺俸細詎。陳喬生及趙將軍爲理葬事。余堅不作官。遂居平樂之平西。兼阻兵亂。庚寅之春。傭人竣役山中。遂以交分。不嫌行卑。敬誌諸石。公諱龐。本名大掄。後慕鹿門龐公而改。自爲諸生。躬行謹樸。而中懷倜儻。以睚眦於貴人。公又巖巖不爲之下。後爲他事伏闕。其胞兄弟不免於理。北都之變。同逃出東便門。有貨而南。反爲郡仇所陷。公感我萬死不屈。遂相左右。歷台蕩太姥。過程鄉老龍。入五羊。投姚有僕。有僕義之。與黎美

周梁漸子陳喬生。皆相唱和。曉乃好學。爲詩益工。福州創建香山。再三挾余行。余避之。公以余爲是。遽決隱地。丙戌。遇端州監國。當事聞公名。欲官之。公竟入西寧矣。余家累先在康州。因與當事不合。不入班行。車駕復還。端改元。余則堅臥蒼梧。泝甘村之口。忽忽亂至。隱約遂失。戊子。反正。天子復以端州爲行在。粵西中丞魯公聘公參軍事。廷揚之。甯守桂林督師瞿公題公爲職方主事。贊理。及余再入粵。問公已不及受。故知公必不出也。銘曰。雙鹿遺風。公其尚兮。白沙之衡。情余望兮。靈其道遠。詩以思兮。躬畊之地。今以祠兮。公生于某年月日時。卒於丁亥年月日時。有子在桐。此山淺塋。爲隴隧。以可扶還也。

稼軒盟相公傳

公諱式耜，字伯畧，蘇州嘗熟人。稼軒其號也。瞿氏在本朝最顯。文懿公景淳，中嘉靖乙未第一。其制義學者稱昆湖如闕里。卽公王父也。文懿公生星卿公汝說，中萬曆壬辰進士。星卿生公中萬曆丙辰進士，奕世閥閱，蓋其盛哉。乃公少折節行寒士也。耿直自遂，明其家學。邵文潔公多公無世祿習尚，以女孫妻之。初筮永豐，直指察廉敏，上治行最。江西人至今無不稱公耿直者。當上計行取，忽星卿公病，輦下心動，方候考，欲馳還，同資皆驚，固挽之不可。還則易簣前兩日耳。孝哉感乎。自此一生。公遂無登高日，以星卿公忌，任重九也。崇禎改元，復應部徵。先帝擢

給事中。未數日。彈諸事皆徧。時空輿身程相繼柄國。龍飛首政。欽定逆案。逆案之奸慝。千百其伎。欲行冒臆。乃變南黨爲時局。柄者得之。植根于內。訶官中喜怒。以便阿邑。一切深故文巧。若無所私者。可以回寵。固寵必塞言路。言者必故以他事罪之。外不敢言。而內日密。相繼七八年。漫漶進執。逆案雖不能起。而陰爲逆案行。冒臆。翦除善類。自示仗馬之威。小人之計得手哉。或爲上所覺。則時傳其術于後人。身程所以號傳衣也。公勃然論之。視此不直言。言復何爲。疏再三上。竟忤旨削籍去。禍且不測。僅見斥。同輩爲公賀。公曰。禍自未艾。然君子正無所事。辭禍也。亾何復社難起。果因它以中公。緹騎逮理。舉家匡懼。公坦然就

膠致。以生以之。豈動色乎。久之。天子知其無它。罷歸田里。如是者十六年。北都既變。留都建立。公以夙望起少尹。條恢復之議。馬阮用事。豈惟議不用。且深疾之。方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昏杯摩共。朝不及夕。公之出撫粵西也。以瘴徼稍稍遠引耳。抵粵西。留都變矣。福州稱天興府。隆武甫頒詔。而靖江王以桂林稱兵矣。公在蒼梧。其牙爪挾公以上。首計要脅。公雖鼎鑊不爲動。密致征蠻將軍。外合端州兵。而平之。公功甚大。而以節見。東督授平粵伯。而西撫惟少司馬。公豈以爲少乎。平粵旋進封侯。總督如故。而廷汀喪矣。平粵總督者。丁魁楚也。今上向駐端州。端皇考。生安仁。永明二王。安仁于天興。已高克讓。今獨永明歸。伏。神

宗之孫，誰不歸心。隆武帝時，時言屬之，豈須猶與比總督擁護。次如山，惟欲走耳。公強責之，乃進箋監國，歿彼復結中人爲之地，自處首揆，以少宰處公，如同參懷，雖同參懷，權不自己，區畫無所聽。端州梧州車駕往返，廷爭不得。一遷而瓦解，夫何怪乎。丙戌之冬，翠華西上，而總督竟入岑溪，卒以餌降。又焚其身，公曰：彼能分十一以資朝廷，猶可以背城借一也。歲丁亥，爲永曆新元，駕至桂林，公始秉政，乃進岐毫耆輿，不以地限之論，而羽燧押至，朝咸版弁，內議幸楚，公卿失色，無能言。公獨侃侃，旣陛奏，又闕陳之。一二日，凡十數爭，爭不能得，行宮夜戒裝矣。公知不可，願自固守，排闥入，言天下之所以亾，今日所當痛哭者。



走而已矣。自兩京至閩。以至此。走一城。失一城。走一步。失一步。皇上卽自萬全。臣犬馬無顧。惟有死此。臣願獨請畱守。車駕左。右爲之動容。上慰勞。卽賜畱守敕印而發。此畱守之始也。上蹕全州。心念公忠。獨畱守危桂林。素無重兵。何以支持。詔令扈駕。又遣使敦諭。公手疏反復言其不可。時○已屯梧州。○竟發潯陽朔道。蠻將軍思思侯陳邦傳分守平樂。棄入柳州。○竟發潯陽朔道上。桂林城中無一官。獨畱守坐文昌門內耳。公散家財。募奔命。有黃沙將焦璉。宣府敢死士也。素立功粵徼。平八排。卻湖南賊。受公知遇。同守不忒。丁亥二月。平樂有孝廉黎獻。勾○入寇。載西省官屬符印。旌旗蔽道而上。焦璉方從野外來。分兵城北倉。

給米。璽六騎入南城。散箭旗亭往來。公立署門。招士卒。殊寥寥也。拊焦璉。璉奮步挾箭出。虜中璉背。璉收血射殺之。市上兵始合。閉城門。獲其數騎。然外騎杳上。矢集如蝟。乃賈勇開東門出。歷之。城上呼聲動天。遂大克獲。迨至寶氏羊角而還。全陽聞之。爲加御膳。武岡將劉承胤來迎。駕意欲分功。以兵一隊佐桂林。反與焦營角。譁索公門。公坐堂上責之。遂劫焚民舍而散。此一亂也。璉亦被創。公復慰璉任事。親裹其創。邵夫人悉簪珥以供軍。甫半月。恢復平樂。露布至。行在。行在又在武岡。劉承胤封安國公。威福自出矣。公猶以疏爭。行在當蹕桂。不則蹕全。何得奉天寶。難之行。露指承胤。承胤連邦傳于柳。欲掣公肘。公直劾邦。

傳明知膏身殉國無所惜也。丁亥八月承胤果賣國以降。幸祖宗之靈，聖駕由靖入融。公拜疏龍城，迎蹕桂林，嗟乎。當此時，普天腥羶，獨畱守守。一桂林城，屹立以待南巡，豈非天哉。承胤既降，孔有德而王進才，張光璧馬進忠各營退散。郝永忠從永退，全何中湘因之保桂。詎知狼子野心，終不爲用。十一月全陽之捷，可以長驅矣。顧乃安坐索餉。戊子二月，索桂林。掠公卿，劫駕。從容之舉，公非不知之。要以先國後身，舍此安逃。故坐受其僭。毒而弗避也。郝永忠既走，何中湘在永寧州。公收合餘燼，招中湘出，而騎至桂林北門。適有周金湯閉城，城上發炮擊之。焦運輩合力夾戰，麇甘棠渡，敗之。追及靈川，又敗之。進據溶江。遊

屯興安而田之。三月復全陽。此其轉敗爲勝。皆畱守忍慘城中  
之力也。是年正月。江右金王反正。已而李成棟以廣東反正。陳  
友龍以靖州反正。馬進忠出復嘗德。何中湘率趙印選胡一清  
曹志建諸將直恢永衡。且通長沙。朝廷封公臨桂世伯。進吏兵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湯蟒王公辭不受。蓋其封賞諸公。尚失次  
第。如金聲桓封豫國公。復改昌國。王得仁封建武侯。改封建國。  
二營皆不受。致傷國重。李成棟初上表章。引罪恭謹。朝廷獎敕  
過當。虧損大體。漸生其驕。後何以制。語甚詳切。而詔指乃陳邦  
傳所出。聖駕自柳而南寧。南寧而潯。邦傳在潯。故專斷賞罰。自  
封慶國公。世守粵西。其子封侯。妻父毛守憲封寧端伯。慕容湖

執恭封武康伯。濫極矣。畱守痛之。奪其世守。乃一則也。李成棟  
既迎駕。以端州爲行在所。內一敕封八伯。卽成棟亦憂之矣。小  
人視兵勢薰蕕。則相諂附。朝端選奕。則委曲市恩。畱守虛言力  
爭。能免方柄。圖鑿邪。或說畱守以此時選將練兵。與邦傳爭強。  
善收經賦。資監榷。屯典靈之田。以養守戍。畜威訓厲。外禦強暴。  
內清君側。如此。然後可一號令。風行山立。畱守純臣也。儲與未  
決。過此則豫章報陷。嘗德自棄。成棟醉潰于身。陘友龍見斃于  
永忠。河中湘失足于湘潭。境日以蹙。政日以靡。身能復改弦更  
張乎。何封中湘王。旌歿難報前烈也。公哭之痛曰。君去矣。安所  
畱吾。吾畢吾畱守而已。朝廷有大得失。必抗言無所畏忌。諫官

有敢言者。輒錄其奏疏。撫掌嘆息。行在數播遷之後。恩怨依稀。自相引莛。朝廷且有詔獄之專。公爭之。如爲諫官時。雖不見信。然陞危之廟堂。亦因以存國體。顧不重乎。己丑四月。警忽至。嚴關桂林之城。又空矣。臣守晏坐如平常。諸將因少定。而關以之守。守桂林前後四年。血戰存城者三。中憲暴掠者二。天性忠貞。倉卒素定。故九死而不移也。生平讀書好客。雖在旁午時。緩帶咏歌。客至卽和之。常熟古虞山。桂林有虞山。故自稱虞山老人。常熟有東臯。故于伏波對渚。顏曰小東臯。與客談笑。知其詩者。大都劉琨破滌之音。小東臯者。知不復歸。志歿其地耳。五月邵夫人卽世。卽殯之小東臯。適公孫昌文。以邑士趙延年。力浮海。

而至。正會其喪。公于是以諸事屬之長孫。自分必死。勉強支吾。朝廷有不能行者。將卒有不能行者。日夕惟有悲歌耳。悲乎悲乎。庚寅六月。失龍虎關。復力扼之。至十月。恭城靈壁大溶三路困憊。兵餓糧盡。民刮骨矣。一月五日。諸將走矣。城遂坐破。臣力竭矣。可奈何。將破之辰。總督張同敞勒二馬邀留守行。公曰。吾以君爲來同我死。我豈出此城半步者乎。張公義之。便留同死。呼酒痛飲。飲盡乃衣冠往而見執。雖孔有德之嗜啞叱咤。虓關酷暴無所屈也。謂公坐。公曰。吾不知此身獸坐。昇牀坐之。爲訊細故。公曰。分有一死。閉之複室。令降者胡服。或隨帳諸同鄉人出入更勸之。公瞑不答。與同敵賦詩已耳。有德一日自往說降。







浮山文集前編卷之十一

孫尚廢稿

夫夷山再辭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  
謹奏爲庸才萬  
難勝非嘗之任。蹇命不敢膺非次之榮。仰祈聖明垂鑒愚誠。以  
免誤國事。臣自聞命之日。驚懼失魄。方瀝血控辭。冀蒙矜允。近  
奉聖旨。卿名臣家學。典博鴻儒。立需嘉猷。共勩國步。卽日就道  
入直。以慰佇望。不允辭。該部知道。欽此。臣益擊首皇恐。心顏無  
措矣。臣之惴惴。一則不敢以後進淺俸。躡越老成。超厠非分。一

則自矢不加官。今一旦連冒殊榮。貽誦增累。何以自解。然所以懼成愧歿者。尤以國事委任。必賴非尋常之才。經緯並濟。以臣庸劣。悴憊之身。當之。其于履餽。卽在深。若復隱忍。臣肉其足。食手。謂臣尋章論句。優備謚誥。此力所能勉者。謂臣前臨難不屈。其節。此臣不敢不自厲者。若責其有撥亂濟變之畧。臣雖碎首。何益萬分。夫朝廷用一人。必先養其資望。足以服天下。練其才具。足以理庶務。然後舉而用之。瞻拜得體。遠近相信。建一議。行一事。不拂人心。庶可有益國家。今臣以咕嗶。羸生。病苦薄命。馬齒未及四十。歷官不滿兩年。而覲爲中興恢復之相。雖路人亦知其非福相也。又臣秉性疎直。動卽多忤。半生消菴。辭于詩酒。

人目之爲狂生。年來憂憤遂得痼疾。人且憐之爲廢人矣。唐鄭  
絳知歌後之請尚能累表致仕。臣卽闇昏猶自知恥。敢不守此  
難違之矩步乎。臣屏營展轉。度力報稱。誠不獲已。受少詹之命。  
謹圖卽老。釋操持伏地。加紳叩頭謝恩。訖。容臣調理。庶効趨蹌。  
若非嘗之任。則臣萬萬不敢冒受。以誤國家。昔鄧騭之有灰。無  
二。卒蒙詔許。楊倫無北行一寸。亦荷見原。艸薶苟淹。敬勒愚款。  
伏惟皇上矜臣所匄。特選寵命。則微物知免。銘存灰沒矣。

四辭請罪疏

戊子八月自  
楚中洞口上

奏爲積病未膏原野新恩疊下川巖謹瀝誠請罪。乞賜處分事。  
臣自元年三月再疏陳辭復蒙特差翰林院待詔臣張應斗齋  
詔敦趨臣方惶恐哀控而張光壁與劉承胤相構洶擄押至。臣  
冒病投小艇展轉西延屢遣奏章俱未得達。止因臣衙門臣劉  
湘客有信相聞附具辭疏二本時事五策。自此以後驚風日烈  
窺跡日深土穴猺魁時欲吞噬臣慮難自免遂棄妻子散僮僕  
孤身強病遁跡幽峒比至沅之西溪苗中已八月矣傳見抄報  
錦衣衛馬吉祥尋臣不得疏奉聖旨輔臣張應斗簡命已久肥  
遯何深勅著覈繳還加尋訪欽此臣進退維谷引慝難呼隨卽

傳武岡之變翠華幸粵瞻天踏地骨輪悲惶至十一月初八則沅州亦被變矣臣變姓于天雷復爲同類役吏所露引追索臣又遁入深箐潛轉天柱藉身骨立等于備伍志存漆炭樂受饑寒是時僞偏院僞沅靖道再三嚴索必欲搜出誘致以獻功于恭逆適有天幸所在脫免然東望車駕北望老親上不能酬馬革之夙願下不能及五岳之自保中夜鼠泣何以生爲會監軍道臣王國柱與姚端等所舉義兵盡合統于陳友龍之大營以圖武岡而王國柱報臣云本年九月皇上移蹕龍城奉有敕請勅書差副總兵王正體訪臣至黃狗山西延不能得繳于晏朝臣處復于正月廿六日在桂林蒙皇上召對又奉有勅過義

寧被獲人劫去亦曾奏明。臣流涕伏地。何皇上之念臣不置也。自又三月至七月奉天始告恢復。臣喘息於洞口。擬攝怔愧。即可奔覲。八月初六日。寶慶繼復南楚道路。庶成坦途。忽八月十七日。准奉天府署事范承燁差經歷胡文垣云。奉粵按臣吳德操文。閱邸報。都察院劄湖客一本。奉有敦趨閣臣○之明旨。本年六月十六日。復奉聖旨。據奏○。鴻才亮節。尚滯荒鄉。已有旨。著行敦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不勝感激殊恩。焚香扶服。叩頭於地。拊膺自痛。痛念我皇上之恩如此日厚。而臣之罪日益重矣。一年以來。臣凡八奉溫綸。三蒙特使。而臣曾不能一有應答。此則臣之罪也。權奸亂政。臣每畏忌其鋒。不能抗

疏劾等。此則臣之罪也。醜聞憑陵。臣僅萬苦伏匿。自保短髮。不能起義。嬰城。兵蕭曠等罵賊而死。此則臣之罪也。有此數罪。方當席藁。而皇上儼然敦趨寵之。臣有何地可自容乎。用是惟懼。謹瀝微誠。伏乞明賜處分。以肅綱紀。至于臣才之不堪。則臣前三疏哀辭懇切。已竇聖聽矣。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



請修定疏

戊子十二月粵  
西平西山上

爲史學自當盡職。綸屏實媿殊恩。敢乞矜許原官。俾專舊業。并  
舉名儒共襄盛典事。臣前于玖月貳拾五日。准畱守東閣大學  
士臣瞿咨爲聖治方新。國史愈急。請勅遣訪史學閣臣。以奏中  
興大業事。據提塘官抄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湘客一本奏  
前事等因。奉聖旨。輔臣劉湘客起家兩榜。學擅三長。瘖甘泉石  
之就。未赴絲綸之席。匪朝伊夕。簡在朕心。據奏三朝實錄編次  
需人。朕雖戎馬。間關未嘗刻忘文獻一著卽專勅趨召入  
直。劉湘客著卽竣差事供職。該部知道。欽此。抄捧前來。爲紹專  
官奉教。尚艱風火之途。赫蹏代給。早叱鹽梅之駕。理合移會。希

卽遵奉施行等因到臣。臣感聖恩憐才。而因以自寬其病劣曠職之罪矣。臣承祖父之訓。篤心簡編。自諸生遠籍來。恒時操業。記問適值變亂。率多失亾。今遇日月重明。中興光復。欲紀先朝之典。誠甚盛事。臣雖憊弱。焉敢不勉。但念干戈未戢。臣之義命。合塗郊壘。何敢習安。而憲臣劉湖客。不以其爲椎魯。嘗與再造之時。旁求文獻之請。謬及于臣。臣滋愧懼。歿病骨亾。徒自憤誓。今憲臣請之。皇上憐之。而使專局于此。亦見聖朝無廢材耳。雖不敢謂靡蟲小伎。自侈纂修。而臣命以閒冷。或可少延。臣罪以退守。或可少道。惟待病骨荷強。再請焉。幸而已。必乃驟加宅誤。漸惡非分。政本機務。銖稱難勝。臣方懼罪日多。而病且不日。

劇乎。臣積病連年。慮入骨髓。近者粗能拜起。而廢理已殘。此詔使臣之所親見也。倘蒙天恩。罷其入直。但守翰院。老爲史官。謫謫臣膺總裁之榮命。而臣受皇上憐才恤病之恩。得專領此局。荷塞中興之一蠹。則出獄之班固。論職之劉知幾。庶可比而礪。焉。然烽火之後。書冊多遺。編考之煩。尤資夙望。昔司馬光居洛。十五載。聚集文章。分采各流。而後成編。苟史學旣需專局。尤必亟請名儒。廣搜書籍。乃能集事。有如袁州張自烈者。臣請爲皇上奉之。自烈本候選貢監。先年臣父孔炤在楚。曾與道臣袁繼咸薦舉。又輔臣史可法累辟之。皆不就。竊理著書。砥行不苟。名著海內。且二十年。崇禎十四年。江西按院臣徐養心。特題增修。

四書大全奉旨刪纂刊刻頒行後按臣周燦復題奉旨進呈御覽隆武元年冢臣郭維經特疏題翰林院編修兼御營監軍御史不起赴職遭變之後隱居寫源濤經拾壤講誦不報更刊大全于深山真一代儒者今日之桓榮鄭玄也臣與之交亦十餘年知其酷好圖籍雖當遁徙必抱經書又嘗自著本朝實錄定本此一臣者篤行守節博聞明理名士碩果無與頡頏殆天畀之以徵中興之文獻者也伏乞皇上特賜優擢使之專意國史或仍史館之銜或按置坊允之列旣資其人又資其書誠中興黼黻甚盛事也故臣因畱守輔臣史學之容而并舉之伏望聖鑒采擇施行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六辭入直疏

已丑九月十日  
三平西上

奏爲屢蒙專使。恭謝天恩。謹更吐愚誠。伏乞始終憐允。以安閒  
病。以免罪戾事。臣前具瀝誠乞請處分一疏。奉聖旨。朕經營艸  
昧。寤寐名賢。光贊中興。共襄啓沃。屢勅召卿。殷於餒渴。惟卿星  
駕。遙赴徵蒲。慎勿固辭。久羈成命。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悚惕失  
顏。懼愚誠之猶未能上達也。已見臣史學自當盡職一疏。奏聖  
旨。卿篤志簡編。時操鉛槧。雖間開轉徙。或有散佚。而兵燹腹笥  
可當文獻。蘭臺石室。倚佇實深。其卽早賁蒲輪。星臨史館。所薦  
張自烈。隱居講誦。寤理著書。仍卽趨召前來。共襄修纂。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感拜而悚歎。知皇上動憐恤之意矣。嗣因徐應運

齊江北諸臣及臣父蠟丸至。帝俟領勅。望其回鄉。然後敢以私情上瀆聖鑒。而三月以後。退兵搶攘。索息平西。合家因病。又傳臣父荷蒙寵命。募力謝恩。而格途中。梗搖搖久之。忽行人司行人臣龔之鳳。齎捧勅諭一道。皇帝勅諭輔臣。朕以卿文行。黼黻一時。潤色鴻猷。寶吝淹洽。朝夕納誨。亦惟博通。蓋自監國嗣服之時。代言頒布。人心感泣。勝彼奉天。爰立之殷。已基於此。及歷官詹。登揆席。而卿復覲貞自處。謙敏不前。勅召再三。尚稽翼贊。朕以德宗未能相贊。是以盛業有愆。而朕既相卿。乃復爾在遠。一日未登政事堂。不且使後世謂朕無異德宗乎。且卿一代良史之才。不讓班固。而東京之盛。實傳漢書。今際中興。圖

書空紀非卿纂述。胡以炳然三代同風。特遣行人。奠之。鳳齋勅  
敦趨。惟卿即日揚帆順流。赴行在所。朕終始典學。竝望交修。跋  
予之懷。佇紆寤寐。欽哉。特勅。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恩。慚惶  
伏地。感我皇上憐臣恤臣之意。蓋已至矣。修史大典也。亦閒冷  
之局也。積病以閒可養。在直以冷可免。此臣前疏所求。苟塞中  
興之一壺也。勅諭比臣于陸贄。則臣無切諫匡拂之功。臣實愧  
之。比臣于班固。則臣無私著國史之嫌。臣幸遭遇過之矣。本朝  
王世貞私作史料。焦竑私作獻徵錄。臣今奉勅於前有光。雖多  
病漂流。焉敢不勉。至於揆席翼贊之任。才實不堪。此所以奉命  
且三年。而終不敢受也。蓋論臣之分。惟有馬革裹尸。而憊骨支

離。又無資藉。修史之事。乃其本職。而時切烽火。未敢輒言。今旄  
頭落芒。光復指刻。臣可以老爲史官矣。旣蒙明勅。許其專領。臣  
于僑寓。謂幕中。便當思輯舊典。或招博通之士。與之分稽。伏乞  
皇上。收回閣銜。免其入直。以史局自隨。令所在有司。供其藥餌。  
紙筆。此則憐恤之至思也。臣自避兵入粵以來。畱守輔臣與臣  
父同年。念猶子而給養。又多購書籍。頗足溫考。王隱依征西。遂  
成晉書。流離夢想。時嘗比之。方今朝廷急務。在乎廓清一統。史  
事尚緩。何煩開局。行都。不以臣庸劣。因材恤病。使之專心。則臣  
有發憤。巖穴。偃伏之餘。紀其所知。疑則闕之。以續史料。獻徵云。  
爾。隨還舊都。問中原之文獻。輯備采錄。庶成一編。此卽臣沒齒



之事矣。豈敢固辭于三年。而侂崇于一日。竟汗顏疾趨。入政事堂。以遺議後世哉。伏惟皇上始終垂憐。伏地幸甚。

七辭疏

爲恭謝天恩。哀請臣罪事。臣苦辭歷年。未蒙鑒允。正擬伏疏請罪。忽接行人司行人臣方祚亨。恭捧勅諭一道。皇帝勅諭輔臣。朕續承大統。紹緒鴻庥。朝夕兢兢。日思克還舊都。用光前烈。惟賴名賢碩彥。以弘濟艱難。共襄再造。今西北義旅已掃。氛東南士民望幸甚切。誠得累朝節義之臣。爲中原人望所屬者。入資啓沃。用裨匡勦。則巋然靈光。具瞻中外。偉矣喬嶽。式藉聲聞。於以規畫廓清。必能昭敷定之功。致興平之績矣。卿天人實學。忠孝世傳。鼎鉉弘謨。人倫師表。北都著節。南徼艱貞。識備古今。才堪四應。實望卿居端揆之任。理機務之繁。樹表于朝。

廷則四方豪俊。知所歸依。發策于疆場。則遠邇羣英。共奮捷伐。纂修固屬鉅典。調燮更藉鴻謨。且卿以高節邁風。徒思采杞著書。後世必笑有臣如卿。朕竟不獲煩卿佐理天下。其謂朕何。今特頒勅。召令行人。方祚亨敦。趨其卽星言速駕。慰朕寤思。幸勿再辭。益深懸致。欽哉。特勅。欽此。臣不勝惶恐叩頭謝恩。汗懼匍匐無地。自容。又臣第六辭疏。屢蒙專使事。奉聖旨。卿節義文章。久標海內。經綸事業。注望端揆。時事多艱。豈忍堅臥。纂修固屬巨典。燮理更藉鴻謨。佇俟匡襄。用慰飢渴。着再頒勅。趨召。惟卿卽日脂轄。以慰朕懷。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伏念自北都遭變以來。久當殉國。而乃以不污僞職。孤隱艱貞。上荷勅諭。再三褒獎。

臣之未獲其所也。益自悲矣。臣之苦曲。前疏已陳。實無分毫之功。尺寸之才。何敢叨冒宰相。以誤國欺君。是以屢年控告。冀蒙我皇上之一矜許也。前承皇上憐臣恤臣。業專許以史局。而此時恢復爲急。開局可緩。日聞車駕幸梧。臣引領東望。叩心如擣。加以天使頻臨。引疾滋甚。違命之罪。何待人言。臣惟有席藁請罪而已。既經公彈。而報顏疾起。忍冒廉耻。爲罪愈大。伏乞皇上重賜處分。或聖恩憐之。不卽膏斧鉞。則如東晉蔡謨。三年不受司徒。免爲庶人。如此。臣荷天地之德。世世犬馬無極矣。

八辭疏

爲詔使頒臨臣罪愈重謹恭謝天恩再陳罪愆事臣方附行人  
司行人臣方祚亨拜疏請罪又接中書科中書舍人臣賈胤聖  
齋捧勅諭一道皇帝勅諭輔臣臣朕以國家再造寤寐求  
賢必藉大儒以資匡贊茲因小醜匪茹雄詔失守朕暫蹕蒼梧  
調發將士則舒猷濟變夾輔朕躬非誠具古今節高天下者不  
是羽儀一世哉定時艱也卿忠表四朝身經百折北遭寇變則  
表箕子之明夷身可殺胆可斷志不可屈南遇難氣則尚西山  
之大義苗可屠卜可賣髮在必全通數千年之興衰治道本於  
經術習二十一史之人物學古乃以救時亮識鴻謨蒼生望其

霖雨清操正骨百職仰其高風尤爲紳鞶之儀刑洵作朝廷之  
柱石屢勅敦召未見脂車竚念于懷匪伊朝夕今命中書科中  
書舍人賈胤聖齋勅前來趨召卿其卽日束裝以慰懸望是非  
榮卿以綸扉實煩卿以佐理知卿必不就逸辭勞致朕拳拳寤  
寐也欽哉特勅欽此臣惶悚至地叩頭謝恩慙駭隕越手足無  
厝皇上之恩日隆臣之罪愈重矣自此山中一年以來凡三蒙  
特使臣有何德能足以當皇上眷注如此不惟懼歎抑且愧歎  
踈散之才實不足以濟國匡時屢年哀辭何敢自欺其心以欺  
君父歿世受國恩涓埃未報臣父萬死守節倡舉無効尚蒙聖  
恩擢加中樞之銜臣兩遭開歸皆半道而返每一念至中夜飲

泣艱難之力，既無寸効，而臣屢次抗違，忝辱異數，臣之罪，固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伏乞皇上速加重法，臣分乃安。臣年來流寓轉側之地，亦在邊疆，伏枕荷戈，等于待斃，仰惟皇上廻日月之照，憐其愚誠，勅下廷臣議罪，以肅斧鉞，臣歎且不朽矣。

九辭疏

為愚臣罪方三請。敦趨使已四臨。謹惶恐迎詔。恭謝天恩。并哀  
陳請罪之愚誠事。臣今年來接行人司行人。臣方祚享及中書  
科中書舍人。臣賈胤聖齋捧二勅。尚未復命。恐懼拜疏。正在請  
罪。忽接中書舍人任斗墟齋捧勅諭一道。皇帝勅召輔臣。臣  
遂。朕漂遙江滸。篤望名賢。臣弼朕躬。以濟險難。茲者東事未定。  
西警方殷。朕焦勞殊甚。卿忠節見于燕都。堅貞烈乎南徼。鴻才  
碩望。朝宁儀刑。偉畧壯猷。中外仰服。藉卿命世之材。以抒定變  
之畧。屢勅敦召。未見脂車。饑渴以懷。匪朝伊夕。茲特命中書舍  
人任斗墟前來捧勅。敦趨。惟卿凜此簡書。即日就道。入佐啓沃。



以輔交修。方贊中興。惟卿是望。慎勿再堅高蹈。久滯東山。致殷寤寐之思。以重朕憂勞也。欽哉。特勅。欽此。臣惶恐不安。恭迎詔書。叩頭謝恩。隕立僵無地自伏。何皇上隆禮至此。臣之罪誠不可追矣。從來朝廷召用新下。不過降麻。敦起耆舊。老成方遣專使。然差出者。大約以一年復命。今一年之中。詔使四臨。而此數月中。前使尚未復命。而新使已至矣。臣方請罪不暇。有何德何能。足當皇上之殷切乎。臣之不可爲宰相。非獨臣自知之。審也。人皆知之。夫朝廷用一相。必其心有以自信。又必養其望。使天下皆信。然後參贊佐理。內外咸服。如唐肅宗之用李泌。官不過侍謀。軍國元帥。長史養之。至于子孫朝。乃相之。德宗之用陸

贊倚之爲左右手。官不過學士。及復京之後。乃相之。然旋以伉直見罷。反不如當日不爲宰相之有益於恢復也。以臣之薄劣。萬分不及泌贊。然老爲史官。嘗備顧問。臣不敢辭。若望其秉政撥亂。真履棘矣。臣不惟半世踈狂。無益世事。兼且天性直率。動與物忤。輒閃受忌。無禍不歷。以言仕宦。竟屬廢人。卽自皇上監國時。臣議開創之政。一切與人不合。得罪首輔。從此睽違。比時坊允少詹之擢。臣皆固辭。緣全陽忽降殊典。臣在西延山中。惶恐驚伏。再三自揣。不得已。謹拜少詹之命。以明繫心投分。有死無二。豈曰立其朝。居其位。食其祿。而後感恩乎。至於不次之位。萬無此理。哀憐四年。不蒙允察。此臣罪之所繇日深也。前者東

西竝急。留守輔臣。時時見責。故有楚蜀之請。然病骨支離。毫無  
資藉。又臣所素告皇上者也。今中原好音。海至。東西機局。漸就  
廓恢。至又可以激。待乞恩。求賜處分矣。

十辭疏

爲請罪出于至誠。聞言適遂本願。懇乞聖明速賜議罪。以尊朝廷事。臣前後屢疏請罪。正在惶恐伏聽處分。而忽聞有彈臣者。臣一年中從不見邸報。此疏適有人自行在來。抄以示臣。臣讀而感其意。以爲此愛臣之至者也。臣本詩酒狂生。遭亂頽德。臣第三辭疏引鄭祭之辭。史猶嘉之。業已熟陳哀控矣。四年堅乞一字無款。君父之前。何嫌瑣訴。臣性疎易。少頗不羈。嘗自行其至性。以爲淡于利祿。聖人所喜。而曠達之懷。可明謹介。故自諸生通詩。恒比東方朔據地之遺。通脫蕭然。不修儀體。若曰慢世。恐不能免其罪一也。又好學古歌詩。高視遠論。爲世所嫉。學道

示深刻等舌。招侮其罪一也。實無抹時之畧。宜愛森耻。既已自  
任其藜藿。而又勸人勿貪祿位。其罪一也。臣之家學。以淡泊  
恬退爲主。臣所自信者。惟此而已。至于修飾邊幅。貌應繩墨。惟  
恐有累官箴。不便瞻聽。此則率性有所不能。其罪一也。臣木石  
殘喘。尾項無家。自出苗崗。避兵入粵。依臣父執。滯桂一春。嗣後  
在平西山一年餘矣。僦居敝廬。上漏下濕。雞豕雜處。穉等山農。  
舊疾時發。舉室顛連。當道有司。從不聞問。此屢次天使所目擊  
者。若世之君子。責臣以爲安享。以視薰灼鮮華。盈門溢乘。恐世  
之君子。亦未必以此爲安享也。臣于患難。無所不嘗。膏肓之症。  
增發無次。狀臣之哀驚。本爲才卑庸劣。叨爾史官。已爲過分。何

敢冒忝竊地。誤國苟榮。非直以病爲辭。亦前所上告也。至拜少  
詹之命。則臣萬不得已。受于西延者。亦不敢大異。同於衆人耳。  
臣今請罪。正待斧鉞。若黃冠野服。則聖人之殊恩。臣前引蔡謨  
之例。上恃浩蕩者也。乃者羈僊之地。俱是畿疆。萬分定避。亦  
安免。獨計聖明御宇。已經四年。雖有幾時戒警。亦有幾時暇豫。  
以爲各路底定。扈蹕舊京。而比時臣未嘗不哀辭也。臣之所恃  
浩蕩。而少寬一等者。此耳。臣今懼失魄。棲伏水次。專候廷議。  
卽拘司敗。更復何言。所望皇上勿降詔遣使。速賜處分。卽是真  
憐臣。真恤臣矣。又以流離。矮梗。總候覆幘。轉徙筆耕。無容欺隱。  
頽憊之命。兩結彈章。若論廉恥。何顏可汗。伏乞聖鑒垂憐。歛且

不  
符。

芻蕘妄言

一日制之當更也。端州之始議曰：以行在爲大管盤。天子加總督羣臣如偏裨。不設百官。不用部履。君臣同心。文武戮力。魚水之深。義猶朋友。詞林臺省。罷兼六曹。而統于政府。如漢之東西曹司。有所爲。則帷幄商之。朝謀而朝發。毋復文法紛紜。體貌隔絕。諸葛武侯引志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是也。光武之在河北。昭烈之在漢中。此豈步太平。繼統守文之貌哉。惟在講求。居重馭輕之術。謀臣死士。羣策羣力。臥嘗而圖。以之鞭使雄傑。降盜招寇。無不可者。此謂橫行。故勢緩則居中布置。日益自強。勢急則姑避其鋒。或以進爲退。故有守之而徒敵。有棄之而乃取者。



冬之五羊是已。何也。還方遠徼，能虛聲取之，而必不能守。吾緩其強而攻其弱，坐取軍資，而俟中原之機亦至便也。今其接近矣。下岳鄂可，下豫章可，取資於粵可，要在服人心而鼓將氣耳。今日之至可憂者，百姓怨兵而望也。今欲使將自爲謀，而民與官自相爲保，則有守令兼將帥之一法。守令兼將帥，則貳也。尉也。胥吏也。紳衿也。皆參佐行伍矣。監司諸官盡裁之，則其權一矣。行在不設官，而四方風望盡下詔加銜，聽所在倡義，則行在官少，而西揭之源清矣。若疆圉之郡邑，則竟以將帥兼之。如古以將軍管縣事，其例也。彼自兼守，而以其威驅爲令者聽，蓋自取其地，自屯其田，則自愛其民，卽有他侵盜，彼必

護之。而其地之有力者，亦相附以守其家。官有守險指臂之功，民無殺掠逃竄之慘。莫便於此。孰如選一市人而蒞其地，爲必逃之奴隸乎。此叢地以守之上策也。必當與土寨團練合而議之。

一曰土寨之當倡也。民之苦鋒刃非一矣。性命不暇保，而責其爲官家乎。人先喻之保身家，而後忠義可鼓也。江以北十年苦賊，民自爲寨，而官軍亦因之以偵探。至德安黃州土寨尤勇。大兵至，則上寨兵去，則殺其僞署。如此兩三年，今且與孫守法相應矣。光固之間，至今亦未降。若今湖南粵徼，處處有險，如日者，科臣李膺品之團守靈川山中，科臣蔣奇生之團守羅江村。

一方辰之。若營臺臣劉與秀之在永州山中。詞臣劉自燁陶汝  
彘之在攸縣山中。鎮臣黃金台之在道州。皆是意也。朝廷若俱  
使聯絡之。使所在賢紳富室。爲之率長。圍其保甲。明其約束。可  
以助官軍之聲援。通偵探之郵置。扼塞要路。碁置星峙。往來正  
營。合符而行。亂兵則不得縱橫矣。各出其力。各守其險。官兵得  
專心于致勝。不費朝廷二粒一錢。而有猛虎在山之勢。此正與  
守令兼將帥之法。相保相衛。而料地屯田。卽在其中。應詹虞詡  
有不爲家國當長城者哉。今當加銜獎勵。已立之寨。而倡其未  
立者。其富家能出資團練。則授以官。若能率衆復一城。則竟賜  
舉人進士出身。蓋今日之可動人者。惟此而已。不破此格。復何

用乎。况幸災譏大兵。此類事。朝廷及機而獎之。則恩威在朝廷。若遲遲不行。將來人必自救性命。自相部署。則所損者多矣。

一曰議餉。當求其源也。言兵餉至今日。難矣。然古人起事于危。凶之餘。收合于散。收之口。豈無術哉。要亦出則因糧。守則料地而已。料地卽料人。戰國動稱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則其說何居。後代李德裕在西川。皆用三丁選一之法。任光信部招兵。聽其恣使。祖逖原布渡江。惟在收賊。事當初起。不得不然耳。所謂料地者。屯田爲本。而鼓鑿開採次之。袁曹戰爭。中原爲墟。非有村邑之可掠也。一用棗祗。而軍用遂饒。凶慮。司武侯之久駐。子儀之自耕。爲行軍上算已。今兵賊邊午之餘。

耕種多棄良田半蕪。誠料人爲兵以護農。又料人爲農以盡地。其魁傑爲墾卒。獎之以官。十分其四。官民兩利。則一郡之禾。已足數十萬兵之饋矣。向年江北被賊。比屋逃亡。官軍借民田耕而食之。成效涓如也。此其說又在以守令兼將帥。紳豪國土。相須而行者。

一日說士之當求也。朝廷之權。有時虛尊而不能行者。可以說客辨士。談言微中而行之。故凡一之詔。不如三寸之舌。定天下者。未有不汲汲求此者也。凡人之情。不過避害計利耳。悚其大害。較其大利。然後引以名義。感以意氣。焉有不動者乎。彼有其謀。主有其親。驪有其所畏。忌有其所軋。國得其窳而入之。明臨

以朝廷之命，鮮不合矣。卽敵亦可說，况駕馭羣雄耶。今國之必衰，合之圖讖，昭昭矣。自開闢至胡元，爲中華之厄閔，豈有中華方數百年，復歸胡人之理。論元會運世，我太祖開國起元曆數，正未艾也。今傳三桂率三衛入矣。山東蔡琦橫絕南北，漢中孫守法，勢通德黃，閩粵豫章全無國兵。英雄擁衆握權，何不長驅下城，易如拉朽，獲無窮之利，而有復土之功。安民之德，孰與曠日無聊，咀食于山陬窟鄉耶。嗟乎。事至亾倥，惟降耳。夫國之忌猛將極矣。卽爲之用，高身盡，良弓藏耳。彼封王者，何以不終臣事之乎。且降者十半，奪其本管，別屬他部。則縛鷄倍易。命如懸絲，丈夫何不爲張軌、李克用，受王侯之利，于平日享忠義之名。

千萬世而乃束身受斃哉。揣自說士陳之。有不待其辭之畢者。自朝廷命之。則彼且索餉徘徊矣。事如此。非一端要見定天下者。說客間諜。汲汲爲甚。

一日聞使之當廣也。無間諜。是無耳目。無耳目。則擊而鳴金鼓。盲而持旌旗耳。孫子曰。與師十萬。日費千金。此言賓客間諜之用也。敵何強弱。何虛實。敵將爲何。將何隙。所信何客也。如此。然後能料之。能使人間之。此皆以歿士效用。豈望揚旗探探之塘兵邪。前者端州詔書。東不及漳。北不過虔。何論其他。英雄起事。一隅而天下如指諸掌。天下之勢。全在中原。今北地中原一輩。正在猶豫。朝廷可以遠置漠然乎。大江以北。江浙以西。忠義不

乏特遺伏耳。一呼則嚮應矣。可弗一通耶。聞者撫臣胤錫。便宜  
達詔于漢鄭。此最得機者也。臣以爲朝廷宜多募義士。變服蠟  
丸。布于四方。就中卽有間謀之用。若臣江北。臣卽募人可以達  
之。朝廷處一隅而中原義盛。宜使之知所推奉。此甚不宜遲也。  
要之賞罰當。是非公。行一事。皆足以收人心。布一政。皆足以服  
遐邇。則遠方賢哲。望氣而歸命。州澤烈士。聞義而效死。是又在  
乎宥密之地。帷帳之中矣。

自龍飛以來。以殘殊控罷。蓋未嘗一日立班行矣。二月十五  
傳駕幸沅。倉卒載病。趨徑西廷。已乃知蹕全陽也。鼠思泣血。  
伏壽尤甚。條此未上。會劉客生使過西廷。因附一冊。丁亥清



明後十日痛臣

職

臣職